

—— 父親對女兒的影響

吳嘉麗 (淡江大學化學系教授)

物理科學界的居禮夫人—吳健雄院士十年前以八十五歲高齡中風過世。她在物理科學上的傑出成就早已是我們女科技人的典範，『吳健雄基金會』於其生前即已成立，『吳健雄科學營』也已舉辦了九屆，積極培養青年科學菁英，並且為鼓勵女學生研習自然科學，特別提供一些女生免費名額。而我卻在此刻回想起當年閱讀她傳記時的感觸。

她出生於民國二年，排行老二，另有兄弟各一。他們家孩子屬「健」字輩，且以「英雄豪傑」來命名，而她，在取名上顯然未受性別的差別待遇。不僅如此，從小她就接受學校的正規教育，十一歲時離家至蘇州讀女師，畢業時保送南京的中央大學。吳健雄一向對科學有興趣，但是又擔心自己在女師的學習不足，有點沒信心。父親知道了女兒的想法，特地去買了三本數學書送她，鼓勵她自修學習，加強她的信心。吳教授何其幸運，她有一位如此開明的父親！

以前還讀過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的傳記。楊女士出生于一八八九年，自小過繼給沒有子嗣的二伯。她一向著男裝，家人依大排行叫她小三少爺，她跟著兄弟們一起讀書遊戲，十一歲時方知原來繡花針還有個鼻孔，十二歲時為了入學堂讀書才改女裝。本來她想讀師範，將來當一名老師。但是父親覺得她個性太強，最好做一名不求人的醫生，所以鼓勵她學醫。後來她留學日本，三十歲時返北平開了一家私人醫院，直到二年後與趙元任結婚，才結束了醫務，去了美國，從此未再行醫。楊女士在那樣的年代，身為一名女子，未纏小腳，還讀到醫學士，並自行開業，全因為她也有一位（或說兩位，生父與養父）疼她愛她的開明父親。而婚後的輟業正說明了婚姻對女性具有多麼大的影響。

《小腳與西服》是徐志摩元配夫人張幼儀女士的傳記，與前述二例恰成一強烈對比。張女士與西元同年，家裡環境富裕，兄長都送至日本讀書，但是她父親卻認為女子不必讀那麼多書，識字即可。後來還是因為張女士自己非常喜歡讀書，不斷的向父親求情，才讓她去蘇州讀了三年師範。經由兄長的媒說，她與徐志摩成婚。但是徐志摩始終認為她是鄉下人，沒讀什麼書，沒見過世面，對她一向冷淡。在英國當她懷有三個月身孕時，徐志摩提議離婚墮胎，對她直如晴天霹靂。但是她終於走出婚姻，並下定決心利用在國外的機會多讀點書，數年後返回上海，不僅在東吳大學教德文，自己開了一家服裝店，還被請去擔任一家女子商業銀行的副總裁。

以上三位女性大約出生在距今一百年前後，五十年後呢？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，當然沒有她們的故事那麼戲劇轉折，但是父親在家中的權威依然足以決定兒女的命運。所幸一家之主深信「讀書」還是值得鼓勵的，雖然我們家三女一男，家裡經濟也是捉襟見肘，但父親對子女教育的原則卻是不論兒子女兒，只要我們考進好學校，只要不增加家裡的負擔，父親從來沒有要女兒們輟學去幫助家裡的經濟，也從來沒有說過女孩讀書有什麼用，更從來沒有提醒我們做女兒的去找一張長期飯票。倒是母親經常耳提面命：什麼人都不可靠，人只有靠自己，一再鼓勵我們要有一技之長，方得以立足社會。至於選組，父親自己專業通訊，但是我相信那時期家人對大學科系均無何概念，對父母來說，能讀大學就不錯了，若能讀國立大學，什麼科系都好，他們認為大學畢業還會找不到工作嗎？因此在選擇科系這一點，我沒有受到任何家庭的壓力。我的選擇是自己的興趣，也是學校老師的建議；唯有在猶疑選擇工學院？還是理學院的時候，老師的傳統觀念促使我優先考慮了理學院。

以上三位優秀女性的故事以及我個人的經驗，顯示在一個父權為大的家庭或社會，父親的觀念對女孩子的成长是多麼重要，一百年前如此，一百年後的今天似乎依然如此，而「教育」永遠是女性獨立自主的不二法寶。

（本文依舊稿改寫，原文刊登於 自立晚報「女人談教育」專欄 1997.3.2）